

STAR CRAFT®

LEGACY OF THE VOID™



BLIZZARD

虚空之子

作者: *Matt Burns*

一架隐形的侦测器飘过萨古拉斯静默的夜空。无数架自动无人机夜以继日地巡视着整个星球。而这架则沿着一条特别的探测路线飞行，监视着首都泰马特罗斯核心地带的一小块地区。

这座城市向四面八方延伸，连绵好几公里。那是以金属与石头形成的广袤区域，宛若一大片爬虫类的粗皮。上千座尖塔拔地而起，城内布满照明水晶，而弥漫的烟雾则折射或散射着那些光芒。此时的夜晚，万籁俱寂。泰马特罗斯城内大多数的艾尔星灵以及奈拉齐姆居民均已入睡。这架侦测器唯一侦测到的移动物体，就是机械哨兵以及城市其他角落的安保无人机。

侦测器的球状传感器矩阵不停旋转，犹如巨大的昆虫眼睛，将所有细微影像尽收眼底。这架无人机判定此时的景象稀松平常。侦测器的主要用途是保护泰马特罗斯居民不受威胁，同时也用来阻止他们自相残杀。

侦测器既不了解奈拉齐姆与艾尔星灵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不明白双方的紧张氛围为何会演变成近日的群情激愤。这架无人机只有一项要务在身：协助达拉姆联合政府管控局势。

侦测器并未感应到任何异状，于是环绕飞回，重返预设路线。就在此时，侦测器侦测到异常状况。达拉姆政府的中央要塞内部出现异常情况。明明警报器没有启动，要塞内的机械哨兵却全数断线。

侦测器启动重力场推进器，飞往要塞进行调查。城内多处已陷入雾海之中，只见金字塔形状的要塞在浓雾中昂然矗立。闪闪发光的合金墙面上，点缀着错综复杂的几何图案。这座要塞建于巨大的飞碟之上。飞碟通常会在白昼离地，整座城塞便漂浮在空中。到了夜晚时分，飞碟会降落到地面。靠近要塞顶端的一扇高窗挂有长幅旗帜，旗上用闪耀的金线绣着达拉姆政府的徽记：四个交迭的圆圈。

侦测器停止前进，就在距离高窗几尺处盘旋着。这架无人机在呼叫驻扎要塞内的机械哨兵，可是它们却没有响应。

高窗内侧，有人正在移动，而且此人还以隐形力场遮蔽全身。侦测器的传感器看透力场，判定对方为奈拉齐姆族男性。他拥有绿色的眼睛，而非艾尔星灵的蓝色眼睛。

他后脑延伸而出的神经束已经被截断，一如奈拉齐姆的习俗。然而侦测器无法辨别这位不明人士的确切身份。他戴着异虫刺蛇颅骨刻成的面具，隐藏着自己的真面目。

一把曲光刀从此人手腕佩戴的铠甲护手中迸然而出。他挥舞灵能利刃，朝着窗檐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达拉姆政府的旗帜旋即落下，与整座建筑分离开来。旗帜摇摇曳曳地飘荡着，最终以自由落体地方式消失在茫茫雾海之中。

一面新的旗帜从窗内向外展开。这是一面边缘破烂的绿色旗帜，沿着旗身排列缝满了二十七颗紫色水晶。

这位奈拉齐姆男性凝视天空，眼中散发微微绿光，视线落在隐形的侦测器上方。除非已在要塞内架设自己的探测装置，否则他应该看不见侦测器。也许他确实架设了装置。无人机探测到了要塞内部有能量源在脉动，但是却无法确认这些能量源的用途。

察觉自身隐形已被识破，侦测器开始转向，试图飞离窗边，但为时已晚。那位奈拉齐姆向窗外挥击曲光刀，劈穿了侦测器的金属机壳。

这架单独行动的侦测器被瞬间击毁，坠落时散出数道白烟，消失在下方的浓雾中。

运输平台开始加速，沃拉尊扶杖拄地，闭上双眼。她离开了泰马特罗斯的低层区域，上升至城内的最高层区域。

回忆再度涌上心头。她看着全息投影纪录，一艘奈拉齐姆运输舰与一队艾尔星灵凤凰战机在萨古拉斯上方的轨道相撞。双方防护罩瞬间破裂，金属机壳撞得支离破碎，舰上人员残肢飞散。事故发生时曾传出许多灵能哀号，最后归于一派死寂。运输舰上的二十七名奈拉齐姆全数罹难，与永恒之夜合一安息。

这段纪录沃拉尊已看过无数次。每当她闭上双眼、或是身处深夜的梦境，这般惨状都会浮现而出。她再次自问当初能否阻止那场悲剧。她一直都反对奈拉齐姆加入达拉姆政府联军的黄金舰队，可她是否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更积极地阻拦族人加入舰队？如果她当初的劝阻成功了，那二十七名奈拉齐姆此时会否依旧存活于世？

而要塞中的这场事变又还会发生吗？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沃拉尊睁开双眼，向护手上的灵能通讯系统发出意念。运输平台外狂风呼啸，让她身上的紫袍与面纱剧烈飘动。

“除了阿塔尼斯大主教与执行官赛兰迪斯之外，只有几个人知道。”扎汗透过灵能链接回答，“他们收到消息时，正在太阳系别处视察黄金舰队的演习，要一个小时后才能抵达萨古拉斯。

但他们也派了莫汉达尔与几位狂战士关注要塞情况。”扎汗暂停了一下，补充道：“其他主教议会成员尚未收到消息。”

“我也没收到消息，不过这很正常。”

沃拉尊知道阿塔尼斯为什么没有联络她。她总是在主教会议中直言不讳，弹劾阿塔尼斯的炮火也最为猛烈。每当沃拉尊发言反对达拉姆政府的行动时，阿塔尼斯与其他艾尔星灵的政府成员总对沃拉尊的“奈拉齐姆倾向”表示惋惜。艾尔星灵拥有集体意识，所以他们无法了解少数为何要驳斥多数。他们往往为了追求神圣的统一性，牺牲基本的常识。

阿塔尼斯并未出席二十七位奈拉齐姆罹难者的丧礼，所以最近沃拉尊与阿塔尼斯间的冲突一直有增无减。根据阿塔尼斯参谋的说辞，当时阿塔尼斯忙着处理黄金舰队的事务，实在是分身乏术。

分身乏术。想到这个沃拉尊就一肚子火。阿塔尼斯连悼念奈拉齐姆死者的时间都腾不出来，他凭什么觉得自己还能赢得她的信任，甚至赢得奈拉齐姆族的信任？

“不过阿塔尼斯竟然会隐瞒其他主教议会成员，这一点倒让人惊讶。”沃拉尊说道，“他似乎想要低调处理这场事故，趁全城民众熟睡时彻底解决。”对艾尔星灵来说，此举颇为诡异，不符合他们的一贯作风。

阿塔尼斯只找了奈拉齐姆的领袖莫汉达尔协助处理此事。

“他的决定可真是明智。艾尔星灵若是发现奈拉齐姆占领了要塞，他们绝对不会高兴。”扎汗答道，“更何况最近的局势如此紧张。”

在那起事故之后，已有上百名奈拉齐姆退出了黄金舰队。此举引发众多艾尔星灵的忿怒。他们将奈拉齐姆退出舰队的行为视为背叛之举，而双方族人也因此发生轻微冲突。其实双方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剑拔弩张，那二十七人的死亡宛若最后一根压垮理智的稻草，让大家再也无法自制，任由恨意驱使。

“你知道主事者的身分了吗？”沃拉尊问道。

“目前还不知道。十分抱歉，我辜负您的期望了。”

“不必如此，你已经尽力了，吾友扎汗。”

她的心腹中，没几个人能像扎汗一般足智多谋、沉稳可靠。扎汗隶属于沃拉尊麾下的情报网络，负责搜集泰马特罗斯城内奈拉齐姆族的情报以及任何关于两族冲突的信息。如果没有扎汗，沃拉尊根本无法得知要塞内部的情况。

事变本身也困扰着沃拉尊。她总是鼓励族人们畅所欲言。如果奈拉齐姆族有人打算抗议达拉姆政府或抵制阿塔尼斯，他们大多会先征求沃拉尊的同意。或许要塞里的那批奈拉齐姆肇事者认为沃拉尊肯定会反对他们的计划。占领政府的权力中枢太过激进，就连作风大胆的沃拉尊都觉得不妥。可是就算族人这么做了，她真的能责怪他们吗？

实在无从责怪。特别是在发生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她无法责怪奈拉齐姆族人。阿塔尼斯没有出席丧礼，其实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在那起事故之后，阿塔尼斯和主教议会的其他艾尔星灵就像冷酷的机器一样，无动于衷地继续推进黄金舰队的筹备，甚至没有研拟方案去避免相同的惨剧重演。他们唯一重视的，只有集结黄金舰队的军力，然后踏上伟大的征途，收复被异虫占领的艾尔星。在那些主教议会成员心中，此时正是种族的危急存亡之际，区区二十七个罹难者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扎汗问道。

随着运输平台的速度逐渐减缓，在终点站平稳停下，沃拉尊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她走出运输舱，外头雾气缭绕，夜风冷冽。她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过去，无法救回那二十七位族人。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避免族人再次无谓牺牲。

“我们都知道莫汉达尔靠不住。我会亲自调查此事。”

已故大族长拉莎加尔的雕像伫立在莫汉达尔前方，这位年迈驼背的奈拉齐姆仰首凝视着前任统治者的石像。在艾尔星灵的母星被异虫攻陷之后，这位领袖收留他们来到了萨古拉斯。拉莎加尔此举不但奠定了达拉姆政府的基础，也永远改变了奈拉齐姆的命运。她的雕像也同样回望着莫汉达尔，眼神处变不惊、沉着镇定，宛若这位大族长生前广为人知的形象。

莫汉达尔打了个寒颤，扭头不再看向雕像。今晚的气氛诡谲不已。他不像拉莎加尔无法敏锐地察觉到各种征兆，但这股紧张的气氛不断萦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让他极为不安。他周遭的事物微微颤动，发出些许杂音，而那微暮夜空似乎深邃无垠、永无止境。

此时有十名艾尔星灵的狂战士正在要塞周围巡逻，不知他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狂战士在要塞外庭两两一组，巡逻警戒，留意所有接近的人士。即使雾气像薄纱般遮蔽视线，狂战士的盔甲依然闪烁着耀眼的金光白辉。他们执勤时沉默不语，即使他们有所交谈，莫汉达尔也无从得知。可是他知道这些狂战士能透过卡拉交流想法与情绪——卡拉是一种集体心灵连结机制，能让所有艾尔星灵的思维宛若一体。

莫汉达尔嫉妒那些年轻力壮的狂战士。如今他年事已高，关节不时会传来一阵阵刺痛，让他必须不停改变身体重心。他已经活了好几个世纪，难以久站。

在饱受身体病痛之时，他特别庆幸自己是没有卡拉的奈拉齐姆族人，否则大家都会知道他此刻的痛苦难耐。

“莫汉达尔？对于此事你还有什么想法吗？”阿塔尼斯大主教透过莫汉达尔护手上的灵能链接通讯系统问道。

莫汉达尔心跳顿时加快，他刚刚又出神了。阿塔尼斯与执行官赛兰迪斯正在赶来萨古拉斯的路上。他们联络了莫汉达尔，讨论如何拿下要塞内奈拉齐姆叛党的计划。

阿塔尼斯一定也感觉到了莫汉达尔的迷惑。这位大主教说道：“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泰马特罗斯全城人民醒来之前，拿下奈拉齐姆叛党。时间将是本次行动的关键。赛兰迪斯会率领狂战士部队闯入要塞，缉捕叛党。她向我保证过，绝对不会发生流血冲突。”

“好的。”莫汉达尔迅速回答。他已经回想起了原先的讨论事项。今晚他不只一次感到自己老而无用。在过去几年中，他的心智以惊人的速度退化。他从没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状况，可是他认为其他主教议会成员早就察觉了。“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位奈拉齐姆长老继续说道：“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低调解决此事，那你的计划十分妥当。”

“很高兴我们能达成共识。我们一到萨古拉斯就会联络你。如果事态有变，立即通知我们。”阿塔尼斯吩咐说。

“谨遵汝意，大主教。”

*谨遵汝意。*莫汉达尔顺口就说出这种话。沃拉尊和其他奈拉齐姆都讥讽他吃里扒外，他心想他们的批评是否属实。他是否过于偏袒艾尔星灵，情愿牺牲自己的族人？为何现在这种时刻，他反而在思索这种问题？

*这就是您的愿望吗，拉莎加尔？达拉姆联合政府？星灵在分裂千年后终于团结合一？*莫汉达尔心想着，再次将目光移到已故大族长的雕像上。拉莎加尔临终时曾告诉莫汉达尔，虽然统一并非易事，但最终定能让全族受益。

总有一天，小女也会明白这一点。拉莎加尔曾经这么说过。可是你必须帮她一把，让她领悟个中道理。

“莫汉达尔大人！”一位狂战士从雾气中冲出，单手握拳置于胸口，向他行礼。

“怎么了？”莫汉达尔问道。

那位狂战士指向通往要塞内庭的宽阔阶梯，一个身影正伫立于阶梯底端。那是一名奈拉齐姆族的紫袍女子。她身形纤细，手持长杖，肩膀以刺蛇颅骨装饰。那是几年前异虫入侵萨古拉斯时，她斩杀敌人所留下的战利品。

是沃拉尊。

“让我来处理。”莫汉达尔对那位狂战士说道，“年轻人，你继续守卫要塞吧。”

这位奈拉齐姆长老快步向前，他的异虫骨杖敲击在脚下的灰石地面上，哒哒作响。虽然关节又在隐隐作痛，可他的步履依然稳健。

沃拉尊凝望着莫汉达尔一路走近。从远方看来，她的身影与拉莎加尔如此相像。沃拉尊和她的母亲一样，也拥有傲人的体态、纤细苗条、轮廓鲜明，这些都是奈拉齐姆心中优雅美丽的象征。但母女俩的眼神却是天差地别。沃拉尊的眼神不像拉莎加尔那样平静沉着，完全不像……她的双眼反而闪烁着野性及危险。

莫汉达尔走到阶梯时，沃拉尊问候道：“*En taro Adun*，长老。”

“*En taro Adun*。”莫汉达尔思绪翻涌。黄金舰队出事后他们曾爆发激烈的口角，之后两人便没怎么再说过什么话。“我就知道你过来。”最后他终于开口道，“即便是在这种深夜时分，泰马特罗斯发生的大小事也都逃不过你的耳目。”

“如果由你来通知我，也许会更省事。”

“阿塔尼斯大主教希望我为此事保密。”莫汉达尔回答。

“他还打算派赛兰迪斯及狂战士部队用武力缉捕奈拉齐姆。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如果族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至少，他应该考虑让奈拉齐姆战士一起参加缉捕行动。”

有意思。她对局势情报的掌握超乎莫汉达尔的预料。她是否派遣了心腹监听灵能链接系统？不过无所谓。即使是莫汉达尔，也在城里布置了能向他提供情报的支持者。

“阿塔尼斯确实考虑过，但他认为只用艾尔星灵战士更为明智。占领要塞的行为是对达拉姆政府的背叛。这其中可能还有其他奈拉齐姆族人与叛党串通……也许还有军方人员。不论阿塔尼斯大主教想要如何行事，我们都必须支持他。”莫汉达尔说道，“团结合一乃是优先考量。”

“我族福祉才是优先考量。你有联络过那些奈拉齐姆族人、问过他们的要求吗？”沃拉尊问道，“他们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

“他们至今还没有提出要求。”莫汉达尔答道。“我试图联络要塞内部的人，但对方不愿意理会我。这些奈拉齐姆已掌控要塞内的哨卫无人机，并利用无人机的力场装置封锁住入口。”

“我明白了。”沃拉尊转身，开始拾级向上。

“你要去哪里？”莫汉达尔脚步沉重地跟在后面。

沃拉尊停下脚步，转过头来，绿光荧荧的眼眸凝视着莫汉达尔：“阿塔尼斯与赛兰迪斯要一小时之后才会赶到吧？在此期间继续联络那些奈拉齐姆又有何妨？我可不像你，我不会轻易放弃族人。”

拉莎加尔之女登上阶梯，身后刮过一阵雾气，仿佛在阻拦任何胆敢跟随之人。

要塞的拱形入口处设有散发微光的浅蓝色力场。要塞较高楼层的窗户后方堆着障碍物。半透明的防护罩之内毫无动静。

“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来了。”沃拉尊说道，耐心渐渐消失。

“他们不会听劝的，明理人才不会出此下策。”莫汉达尔用拐杖戳着那台从高空坠毁的侦测器，“再说，如果你跟他们公开谈判，只会让他们的行动变得名正言顺。其他人可能会如法炮制，反抗达拉姆政府。我们现在生活在团结合一的社会中，必须考虑什么才最适合——”

“我族与艾尔星灵。”沃拉尊抢着把她的话说完，“你知道我也是支持团结合一的。”

阿塔尼斯与其他主教议会成员似乎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沃拉尊虽然批评达拉姆政府，但这并不表示她完全反对两族合一。唯有当团结的代价是牺牲族人时，她才会加以反对。自从卡拉的信徒们逃离艾尔，来到萨古拉斯避难后，沃拉尊见证了家乡的种种转变。她目睹达拉姆政府将萨古拉斯的矿产开采一空，用来制造黄金舰队的战争机械。她目睹年轻的奈拉齐姆背弃古老传统，崇尚艾尔星灵的习俗。她目睹奈拉齐姆文化的改变，日渐式微。变得软弱无比。

虽然达拉姆政府成立的基础是对团结的承诺，但艾尔星灵似乎占尽好处。就算是在奈拉齐姆族人的母星中，掌权的却仍然是艾尔星灵。

“你公然反对阿塔尼斯的行为，会激励其他奈拉齐姆，让他们有样学样，采取反叛行动。”莫汉达尔说道。

他的灵能语音中夹带些许责备，委婉暗示沃拉尊多少该为此事负责。如果这番话出自他人口中，沃拉尊绝对会大发雷霆。可是沃拉尊实在难以对莫汉达尔发怒。这位长老是母亲多年的挚友。拉莎加尔逝世之后，沃拉尊伤痛欲绝，几近崩溃，当时正是莫汉达尔陪她走出了哀恸的泥淖。正因如此，她永远都敬爱着莫汉达尔。

所以当莫汉达尔获选成为奈拉齐姆领袖的时候，她对这项决定毫无异议。莫汉达尔比她年长，也曾侍奉拉莎加尔多年。可是最近几个月以来，越来越多奈拉齐姆人开始寻求沃拉尊的领导，

不再追随莫汉达尔，甚至有人呼吁让这位长老退位。然而沃拉尊从不支持那些呼声，尽管她也常常怀疑莫汉达尔，觉得他可能不是族人的最佳领袖。但他本来是可以成为最佳领袖的…如果他能坚守立场，不时反对阿塔尼斯的话。

“奈拉齐姆有权力选择自己的行为。”沃拉尊说道，“自由的意志不正是我族的本质吗？不正是我族与艾尔星灵的区别吗？”

“两族差异远远不只如此。”有个声音在沃拉尊脑中回响。那个声音并非来自莫汉达尔，而是出自她所熟识之人。

沃拉尊转过身，雾气在她身回旋边缭绕。她发现说话者就站在力场护罩的彼端，身影被屏障扭曲，只能看见他翠绿的双眼与模糊的轮廓。但沃拉尊还是认出了他的灵能嗓音。

他是泰拉斯，既是沃拉尊的心腹，也是一名骄傲的战士。沃拉尊以前曾指导过他战斗与哲学之道。沃拉尊喜出望外，因为此人或许能听进她的话。

“占领要塞啊。”她说道，“动作可真不小，年轻的泰拉斯，你真是勇气可嘉。但现在城内局势紧张，此举未免有些激进。”

泰拉斯并未回应。他的沉默让沃拉尊满心焦虑。

“你究竟有何目的？”莫汉达尔用拐杖敲击地面，强调他的话语。

对方仍然沉默不言。

沃拉尊跨步向前靠近屏障，力场散发的灵能波让她皮肤发麻。“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也跟你一样，为我族战士的逝去愤恨不平——”

“不必白费唇舌了。”泰拉斯的语气尖锐，近似于灵能精神攻击，“*缺乏力行实践的泛泛空言只是营造胜利假像的诡计，用以压制我族气焰，让烈火只剩余烬。一旦我们变得心高气傲，就会遗忘奋战的初衷，让主教议会的艾尔星灵称心如意。*您还记得这些话吗，沃拉尊大人？”

“我当然记得。”这番话正是出自沃拉尊之口，那是她一年多前鼓舞心腹的讲辞。当时主教议会提议开采纳兹扎尔的矿场，沃拉尊便发表了这场演说作为回应。奈拉齐姆将纳兹扎尔视为圣山，数百年来，沃拉尊的族人在此沉思修行，练习以意志折服虚空。这座圣山恰巧也蕴含着萨古拉斯最丰富的矿产。最后沃拉尊说服了主教议会的其他成员，让他们放弃开采矿产的计划。

“可是您已不再恪守自身的教诲。”泰拉斯说道，“您已变得像莫汉达尔一样，在主教议会中毫无影响力。毕竟您可是那个拉莎加尔的女儿，我们还有什么好指望的呢？”

莫汉达尔向前倾身：“对已故族长放尊重点。”

沃拉尊将手搭在长老的肩上，试图安抚他。大家常拿她与拉莎加尔比较，她早就习以为常了。主教议会的其他成员常说，希望沃拉尊能更像她的母亲一些。他们曾利用拉莎加尔的名义推动他们的计划——要搬出拉莎加尔的名字很容易，毕竟前任大族长已不在人世，她既无法表示同意，也无法提出反对。

由于主教议会滥用拉莎加尔的名号，导致许多奈拉齐姆青年开始对她改观。拉莎加尔沉着冷静、秉持团结的信念，全被他们视作软弱的表现。母亲在后人心中的形象恶化，沃拉尊也要为此负起很大的责任。她曾经不只一次公开批判拉莎加尔的决策。但那其实是她对抗其他主教议会成员的策略，不让他们利用母亲来号召人心。但沃拉尊知道原因不只如此。在内心深处，她想与拉莎加尔保持距离，努力摆脱母亲的巨大背影，让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

“我从未善罢甘休。”沃拉尊说道，“针对那场事故与阿塔尼斯的处理方式，我曾向他们提出过抗议。”

“那只是平息支持者怒气的故作姿态而已。”泰拉斯回应道。

“不是的……”沃拉尊心想自己究竟该透露多少内幕，尤其现在莫汉达尔也在场。可是她隐瞒下去也没有意义，“我认为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让奈拉齐姆完全退出黄金舰队。”

我们欢迎艾尔星灵来到我们的星球，为他们提供栖身之所，但那不代表我们必须为他们作战卖命。如果要帮助他们夺回被异虫占领的母星，那将牺牲多少奈拉齐姆族人？至少数以千计。我们必须珍惜族人的生命，守护萨古拉斯与我族的文化，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星球送命。”

莫汉达尔转头看向沃拉尊，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沃拉尊继续说道，“艾尔星灵打算派部队把你们逼出来。如果他们开启攻势，你明白会有什么后果吗？城里所有的奈拉齐姆、我们在萨古拉斯星上的所有族人，他们都会立刻群起反抗艾尔星灵，导致暴力冲突，可能还会造成伤亡。我想保护你们和其他族人。”

“宁可在热血尚存时壮烈死去，胜过眼看本族文明消失而苟活，还记得您自己的话吗？”泰拉斯再次引用沃拉尊演讲的内容，“让艾尔星灵放马过来。我们不会束手就擒的。*Korshala Adun*，大人。”

泰拉斯语毕离去，消失在要塞深处。

“*Korshala Adun* ……”莫汉达尔喃喃重复。

“我听到那句话了。”沃拉尊回应。泰拉斯到底在想什么？“*Korshala Adun*”是奈拉齐姆动身赶赴战场时的诀别之语，意思是“等到你我死后，我们会在亚顿面前重逢”，代表那位战士已经视死如归。“他该不会是想——”

沃拉尊脚下的大地起伏震动，发出低沉的巨响。她绷紧肌肉，勉力维持平衡，长身而立。他们上方的要塞顶端突然爆炸，翡翠色的绿光照亮要塞内庭。沃拉尊抓住莫汉达尔的前臂，让他紧靠着要塞的墙壁。大量石块坠下，如骤雨般落在他们身边。落石强劲的撞击力把沃拉尊震得头晕目眩。

震动停止后，沃拉尊检视上方的受损情况。要塞的顶端本来有一座尖塔，现在只剩下扭曲的金属与断壁残垣。这场爆炸的用意不是毁灭要塞，而是刻意惊醒整个泰马特罗斯。

泰拉斯和其余叛党希望能有观众目睹即将发生之事。

“不只这一次。”莫汉达尔说道。

“不只一次什么？”

“爆炸。阿塔尼斯已透过灵能通讯系统联络我。好几个高空轨道船坞也遭受爆炸攻击，但似乎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莫汉达尔沉默片刻，然后继续与阿塔尼斯通话。“大主教很快就会赶到。等他抵达之后，赛兰迪斯会带着狂战士部队折跃至要塞内，缉捕叛党。”

“那就正中泰拉斯下怀了。”沃拉尊摇头。她本来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抗议行动，用来为难或激怒主教议会的违命之举。”

他想要与艾尔星灵开战，将自己作为祭品。他怎么会这么傻呢？我们必须进入要塞。我可以和他谈谈，他会听劝的。

莫汉达尔沉默不语，身体微微晃动。他护手上的灵能通讯系统正不断发出能量脉冲。最后，他终于说道：“我已经和大主教说明过了。他认为我们独自闯入太过危险。”

“现在还有机会和平解决此事。”

“阿塔尼斯命令我们暂时先撤退。”莫汉达尔说道。

“那你走吧。”沃拉尊没想到这句话说出来时口气会这么强硬。她转身背对莫汉达尔，整理思绪。发生现在这种事，并非长老的错，沃拉尊反而担心自己才是罪魁祸首。她没料到自己的支持者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之前曾有任何征兆吗？她是否忽略无视了？

莫汉达尔拖着脚走到力场前方：“我们需要机械哨兵或其他武器才能够破坏这个力场。但我们没有时间去找工具了。”

“我们？”

“你的想法没错。如果不靠艾尔星灵的干涉就能解决此事，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莫汉达尔用拐杖敲击着地面。他伸出年迈变形的双手，正对力场。他虚弱的身躯因为施力而浑身颤抖。莫汉达尔在双掌中凝聚起虚空能量，形成小型的翠绿能量球。

“怎么说？你打算袖手旁观，还是助我一臂之力？”长老开口埋怨道，他的灵能语音比耳语还要微弱，“虽然我年纪大了，但还是留了几手绝招的。”

沃拉尊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丢下长杖，举起双手，将精神集中在无形的力量上。她深入以太，深入周围的虚空，竭力聚集所有能量。她的双手凝聚出一颗能量球，令她感到手心发麻。沃拉尊与莫汉达尔合力将这股能量导入力场，然后屏障裂出一道开口，大小勉强足够让他们通过。

莫汉达尔在要塞内廊蹒跚举步，踏过地上散落的机械哨兵残骸。如此看来，泰拉斯与叛党将机械哨兵解体，取出力场发生装置，然后在要塞入口设置了永久的屏障。这一系列操作可不简单。可见叛党们技术纯熟、足智多谋，其危险程度绝对不容小觑。

“我们休息一下吧。”抵达主廊时，莫汉达尔体力透支，撑着平滑而单调的墙面说道。突破屏障时耗费的力气超乎想象。他的思绪变得越来越模糊。他希望能保持警觉，之后才能够见机行事。

“当然可以。”沃拉尊倚靠在莫汉达尔对面的墙壁上，将长杖放在身边。她凝视着莫汉达尔，绿色的双眼在漆黑的廊道中宛若星光。“谢谢陪我一起来。”

“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在这一点上你并没说错。”莫汉达尔说道，“可是你先前说要让奈拉齐姆退出黄金舰队……”他的音量低了下去。他并不希望现在提起此事，但他还是很讶异沃拉尊竟然怀有这种念头。

“我坚持我的想法。我们向艾尔星灵奉上了新的家园，难道还不够吗？”沃拉尊问道，“我们帮他们建立了黄金舰队，这都还不够吗？我不认为奈拉齐姆需要为外人的战争送命。”

“艾尔是所有星灵的母星。”莫汉达尔反驳，“我们是否曾在艾尔居住过并不重要。艾尔是全体星灵的象征。”

“为了收复那个象征，我们必须付出什么代价？”

“你是担心会有族人牺牲吗？还是烦恼黄金舰队战胜之后，族人可能会选择迁徙到艾尔？”莫汉达尔问道。

“两者皆有。”沃拉尊回答道。

她的坦承让莫汉达尔十分诧异。他没料到沃拉尊会突然这么说。他沉默注视着这名年轻的奈拉齐姆。或许是因为灯光昏暗，沃拉尊又让他想起了拉莎加尔，她们母女俩长得可真像。

莫汉达尔想起了拉莎加尔的雕像与她的成就。等到莫汉达尔离世之后，奈拉齐姆族人们会如何缅怀他呢？他们会说自己只是过渡期的领袖，负责填补拉莎加尔到沃拉尊之间的空缺吗？拉莎加尔珠玉在前，沃拉尊崛起在后，在两者身影的遮蔽下，他是否会成为一名被轻易遗忘的领袖，从未留下过任何属于自己的成就？

撇开现实环境不谈，这些思绪还是让莫汉达尔感到精神振奋。个人主义与传承的理念深植于奈拉齐姆的意识形态之中。而拥有集体意识的艾尔星灵不会烦恼这种事情，至少大部份不会。

莫汉达尔深知，如果他能成就改变全族的大事，关键就在沃拉尊身上。他无意控制沃拉尊的想法。无论沃拉尊想过怎样的人生，那都是她的抉择。他只能为她树立典范。

“你总是只看到我族与艾尔星灵之间的差异。”莫汉达尔说道。

“我们的确有所不同。”沃拉尊又说道，“所以我族独一无二。”

“话虽如此，但两族其实同源同质。所有星灵都拥有一项特点，那就是愿意冒险保护别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成就大我。那是艾尔星灵的特点吧。”沃拉尊回应道。

“那也是我们的传统。自从首批奈拉齐姆离开艾尔定居于此以来，传统从未改变。”

“他们当初并非自愿离开，而是被迫流放。”沃拉尊反驳。

“那是因为奈拉齐姆与众不同，所以艾尔星灵才会畏惧他们。尽管我族过去曾遭受过不公的待遇，你的母亲依然在卡拉信徒落难时接纳了他们。她知道如果我们背弃他们，我们就和当初背弃首批奈拉齐姆的那些星灵没有区别，所以她才会这么做。”

莫汉达尔勉力站直身体，费力缓缓迈步向前，倾身靠近沃拉尊说道：“我们必须比那些背弃奈拉齐姆的星灵做得更好。我们也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位长老说道，“我们的文化顽强坚韧，即使在达拉姆政府的统治下也不会衰败。保存我族文化并不需要牺牲团结合一。如果你说服族人背弃黄金舰队，就等同于背叛了我族的骄傲与荣耀——也背弃了你极力捍卫的奈拉齐姆之道。”

沃拉尊不发一语，眯起眼思索着莫汉达尔的话。

“我已是垂暮之年。”莫汉达尔接着说道，“我离世之后，你将成为人民的大族长。族人过去曾追随你的母亲，现在他们追随我，将来也会追随你。你的话语将会决定他们的命运。在捍卫族人与星灵团结之间，你必须找到平衡。”

莫汉达尔举起满是皱纹的手，护手上的灵能通讯系统发出耀眼的闪光：“阿塔尼斯与赛兰迪斯很快就会折跃到城里了，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快走吧。如果泰拉斯真的不听劝，你准备出手制服他了吗？”

“他会听的。”沃拉尊坚持道。

然而莫汉达尔感觉到了她心中的不安及困惑。“*Korshala Adun*”可不是随便就能说出口的话。他已经表达了牺牲的意愿，如果现在退缩放弃，就会被视为懦夫。

“来吧。”这位长老说着，在廊道上继续前进，“看看前方究竟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他们悄悄穿越要塞，潜入内部。偌大的廊道畅行无阻，引领他们迈向未知的命运。沃拉尊率先走进达拉姆政府的会议室，肌肉紧绷，全神戒备。她在门坎上戛然止步，因为会议室已遭人蓄意破坏，那副景象让她大为震惊。

要塞前厅与廊道大多平凡无奇，但主教会议运作政府的要塞核心内却大不相同。

近年来内部装饰改变良多，墙面饰有错综复杂的图案，悬挂着代表不同星灵部族的旗帜。会议室侧边的水晶屏幕播放着萨古拉斯卫星纪录的实时宇宙投影，浩瀚星海与星系一望无际。

而现在的会议室中则完全是另一幅光景。美丽的图案变得千疮百孔，水晶屏幕也被击碎。除了奈拉齐姆旗帜以外，原本色彩缤纷的其他旗帜全部都被撕下，以绣着二十七颗闪亮宝石的长旗取而代之——这种旗帜正是要塞外那幅巨型旗帜的缩小版本。

室内不只有泰拉斯一人，他身边还有四名奈拉齐姆叛党。他们都戴着刺蛇颅骨面具，遮住部份面貌。主教议会用大型金属板作为会议桌，而这五位叛党就聚在桌旁。桌上布置着微微发光的要塞立体投影，影像中正不断显示各种数据。显然泰拉斯与叛党已经控制了要塞内的所有保安设备。

当莫汉达尔走进来时，沃拉尊正在辨认其他几名奈拉齐姆叛党。纵使他们脸上戴着面具，她还是能看清一部分的样貌。她认出泰拉斯的叛党都是听过她演说的年轻战士，他们全都装备着配有曲光刀的护手，身穿紫袍。

五位叛党将目光从立体投影上移开，望向闯入会议室的两人。他们对沃拉尊或莫汉达尔并无其他反应，看似气定神闲、胸有成竹。

“我们早就看到你们打破力场。”泰拉斯指向立体投影，口气很冲且夹带着怒意，“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和你们已经无话可说。如果你们的到来不是为了加入我们，那我只能认为你们是来妨碍我们的。”

“请你听我说。”沃拉尊恳求道。她知道说服泰拉斯的机会只有一次，“你是了解我的。你知道我正试着——”

“我确实了解您。”泰拉斯的话语中充满了冰冷的愤怒，如同奈拉齐姆的曲光刀一般。他的言语句句有如尖刺，扎进沃拉尊的内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您的庇护之下，从您身上学习奈拉齐姆之道，在您的训练与教导中成年茁壮。可是我现在能够庇护自己了，而且发现您的庇护变得……如此空洞。”

“你这么做究竟能得到什么结果？你的牺牲只会引发我族与艾尔星灵的暴力冲突。”沃拉尊说话时察觉到了莫汉达尔的变化。他干瘪的身躯中散发出强烈的灵能，就像肌肉在起跳前会紧紧绷住，蓄势待发一样。

泰拉斯回应道：“我们要用这种方式去激励族人，让他们摆脱愚蠢的达拉姆政府和艾尔星灵的战斗。没错，双方势必会有暴力冲突。没错，艾尔星灵以及奈拉齐姆都会有人因此丧命。可是相较于进军艾尔，我族的这些伤亡根本不值一提。”

要塞立体投影上出现一个红点。那个红点飘在空中，发出微弱闪光。

“传感器侦测到上方出现折跃棱镜。”泰拉斯的一位追随者报告道，“是赛兰迪斯与她麾下的狂战士。他们正在扫描内廊。”

沃拉尊意识到现在已无暇争辩，她和莫汉达尔必须立即展开行动。尽管她非常希望能用道理来说服泰拉斯和其他叛党，但如今恐怕难以实现了。沃拉尊向莫汉达尔微微点头示意，然后她下定决心，准备发动攻击。

“你想对艾尔星灵动手的话，就得先过我们这关。”莫汉达尔说道。

叛党们谨慎地交换着眼色，只有泰拉斯毫不惊慌地摆出了备战姿势。他那绿色的眼睛紧盯着沃拉尊，目光中燃起冷酷而自居正义的怒火。

*年轻人，记住我的话，你必须找到平衡……*莫汉达尔的声音在沃拉尊心中轻轻响起，他的这番话只说给沃拉尊一人倾听。她与莫汉达尔四目相对，望见他悲喜交加的眼神。

然后莫汉达尔突然消失了。他原本的站立之处盘旋升起一团黑烟，只剩下拐杖向前倾倒。紧接着，就在一刹那间，这位长老出现在一位奈拉齐姆叛党的后方，一掌劈向这位战士截断的神经束，冲击处闪现虚空能量耀眼的绿光。这名年轻的奈拉齐姆还没有机会反抗，身体便已无法行动，瘫倒在地。

他没有死去，只是丧失意识罢了。莫汉达尔将虚空能量强行注入了敌人截断的神经束中，那是一种不取人性命的奈拉齐姆战斗技法。

泰拉斯与其余叛党发动护手中的曲光刀，发出嘶嘶声响。他们朝同伴倒地的方向使出回旋斩击，但莫汉达尔已再次藏匿于暗影之中。沃拉尊没想到他的动作如此灵活矫健。

趁着莫汉达尔引开对方注意力的时候，沃拉尊专心凝聚起物质之外的虚空能量。此时的她点燃了胸口深处的冷酷怒火，让力量传遍浑身筋骨。她毕生不断练习着如何提取能量，这感觉她再熟悉不过了。她用原始能量包覆全身，以这股能量隐隐形迹，向前高速一跃。

沃拉尊在离她最近的奈拉齐姆叛党面前再度现身。这名年轻战士的截断神经束旁点缀着小型异虫的骨骼饰品。沃拉尊起脚攻击，用后跟踢碎他的护手。战士的曲光刀先是发出劈啪声响，随即消失。沃拉尊转身面朝她的目标一掌劈下，击中他的神经束末梢，同时注入大量虚空能量，让这位战士颓然跪下，晕眩倒地。

就在沃拉尊瘫痪这名奈拉齐姆的期间，莫汉达尔又解决了两名叛党。如今他正扶着房间中央的会议桌，筋疲力尽、全身摇晃。

沃拉尊在会议室内寻找着泰拉斯。此时他的身形已经消失，不见踪影。

一波攻击突然来袭。

沃拉尊扑向侧边闪避，可攻势却并未如期而至，至少并非向她扑来。

泰拉斯从盘旋的烟雾中再度现身。他身穿紫袍、配戴翠绿的宝石，身上的异虫骸骨发出清脆的声响。当他高速移动时，衣物与配饰全都变成模糊的疾影。泰拉斯以曲光刀向前突刺，破空划出一道翠绿的弧光，一刀贯穿莫汉达尔的背部，刀锋从胸口刺出。干净利落、致命一击。

泰拉斯向后翻身，再次隐去踪迹。莫汉达尔倒在会议桌上，身体穿过要塞的立体投影。他浑身战栗不止，力气正在逐渐流失。他死命抓住桌子，想要撑起自己。

“莫汉达尔！”沃拉尊冲上前来。她扔掉长杖，在长老倒下之前将他接住。她双膝跪地，将莫汉达尔抱在怀中。莫汉达尔流出的紫色血液浸透了他老旧的长袍。他紧紧盯着沃拉尊，双眼中的光芒逐渐暗淡。他年迈变形的枯瘦手指轻拂着沃拉尊的脸颊。

“拉莎加尔大族长…我一直很思念您…”长老的声音虚弱而毫无生气，如同幽影一般。“您回来了…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

他就这样死在沃拉尊怀中。

她跪在原地，不敢相信地抱着长老。他没死，他不会死的。

可莫汉达尔的确死了，沃拉尊心里很明白。

她怒不可遏，悲痛万分，两种情绪一拥而上，取代了原本的错愕。激烈的情感在周身流窜，让她不住颤抖。狂暴紊乱的虚空能量灵气围绕着她，发出微光与爆裂的声响。一条条触须般的翠绿幽光从她身上向周遭猛烈地抽动着。

“泰拉斯！”沃拉尊怒吼。

沃拉尊的右脸感受到一阵热能迎面袭来，激起她的战斗本能。她拿起长杖，推开莫汉达尔的尸体，向后翻滚闪避泰拉斯的攻击。泰拉斯的曲光刀扑了个空，砍进会议桌内。

“你已不再是我训练出来的战士！”沃拉尊发出灵能呐喊，那股力量让会议室疮痍遍布的墙面剧烈晃动。她将虚空能量注入长杖，发动前后两端的曲光刀。她在空中旋转着双刃光刀，测试手感。

“您以前曾告诉过我，如果在他人的庇护下生活太久，我们将永远迷失真正的自我，错失自己真正的力量。”泰拉斯闪躲至沃拉尊的右方，曲光刀依旧烧灼着护手边缘的空气。

“这就是你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你想为后人留下的传承？满手血腥？”沃拉尊紧跟着泰拉斯的动作，在室内如影随形，“杀人夺命？”

“我所选择的未来，能让奈拉齐姆们决定自己的命运。”泰拉斯答道，“我所选择的未来，能让我们昂首挺胸，不会身处故土却反而如同异乡陌客！”

要塞的立体投影中出现十三个红色光点，赛兰迪斯与狂战士已折跃到要塞上方的楼层。部队正向会议室前进，保安系统全程追踪着他们的行动。沃拉尊的目光扫过那些光点，然后又转头看向泰拉斯。

“你打算连我也杀了吗？”她质问道。

“如有必要，绝不留情。”泰拉斯回应道。“*Korshala Adun*。”

“*Korshala Adun*。”

两名战士同时遁入暗影，隐藏身形。

沃拉尊极力压抑着愤恨与怒气，因为这些情绪无助于克敌制胜。这是奈拉齐姆战士间的决斗，考验双方的意志与耐心。谁死谁生，一击决胜。

沃拉尊感应到左边有动静，于是扑向那隐形的敌人。她向前猛冲，推测对方已进入攻击范围，便瞬间解除暗影隐形，用力挥刀。

泰拉斯也同样发起了攻击，他对沃拉尊的动作早有预测。

可惜略逊一筹。

交兵一刹那间，泰拉斯的光刀烧穿沃拉尊外露的肩部，而沃拉尊的长杖光刀则贯穿了泰拉斯的胸膛。大量紫血从泰拉斯的伤口喷溅而出，洒满整张会议桌。年轻的战士颓然倒地。

沃拉尊忍住肩膀传来的刺痛，这并不算是重伤。她走到泰拉斯倒地之处，想要再补上一刀。然而，当她看到泰拉斯躺卧在地、濒临死亡的时候，盛怒随即消散。对沃拉尊来说，这名战士就像是自己的儿子。

困惑与失落感在沃拉尊的心中徘徊。她来到此地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奈拉齐姆族人、避免流血事件，结果却失败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族人……”泰拉斯声音虚弱，宛若来自虚空的幽魂。

“我知道。”沃拉尊丢下长杖，跪在这位年轻战士的身旁。她握起泰拉斯的手，本以为对方会用力抽走，可是他非但没有抽手，反而紧握住沃拉尊。

“我要前往……永恒之夜了……”泰拉斯说道，“您要信守承诺……守护吾族文化……”

“我会的。”沃拉尊说道。在她的应承中，泰拉斯的双眼逐渐暗去，归于一片漆黑。“我会的……”

会议室外传来赛兰迪斯与狂战士武装部队沉重的脚步声。沃拉尊充耳未闻，她的心思全部专注在亡者身上。莫汉达尔躺在一边，而泰拉斯倒在另一边。这两名奈拉齐姆都是她真心关怀的旧识，都对他们都倾注过不同的感情。

前者为师，象征过往；后者为徒，代表未来。

而两人中间的沃拉尊，则被囚禁于过往与未来的夹缝中。

“她要出来了。”赛兰迪斯透过灵能通讯报告道，“我们会带走其他人。”

尽管她的声音并未流露出任何情绪，但阿塔尼斯还是能透过卡拉感受到赛兰迪斯的不安。此时焦虑与愤怒透过艾尔星灵的互通意识不断沸腾，阿塔尼斯几乎无法克制自己这两种负面情绪。事情完全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完全没有。

阿塔尼斯明白沃拉尊与莫汉达尔为何会抗命。奈拉齐姆叛党打算死在艾尔星灵手上，在萨古拉斯掀起一场革命。虽然莫汉达尔与沃拉尊出手阻止了这场革命，但代价实在太高了。

阿塔尼斯回想赛兰迪斯通报的消息：莫汉达尔已然离世。阿塔尼斯还是难以接受这位长老的死亡。莫汉达尔不但是主教议会中最睿智的成员之一，更是建立两族关系的重要盟友。

我本来可以避免这种结果的。他在心中暗忖。在那场爆炸惊醒全城之前……在莫汉达尔与沃拉尊进入要塞之前，我就应该先派出狂战士部队。

他的失算还不只是如此。阿塔尼斯知道舰队发生事故之后，他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安抚奈拉齐姆，平息众怒。可当时的情况超出了他的掌控，让他无暇顾及奈拉齐姆。那天的罹难者并不只有奈拉齐姆族人。当时的两位凤凰战机驾驶员，也是两名卡拉信徒，同样在事故中丧生。艾尔星灵在意外发生后一片哗然。他们纷纷将罪责归结到失事运输舰的奈拉齐姆驾驶员身上。阿塔尼斯麾下的战士主张终止与奈拉齐姆的结盟，认为双方应该各自收回军队，避免将来酿成大祸。

阿塔尼斯选择把时间花在安抚艾尔星灵上，所以才无暇参加奈拉齐姆族人的丧礼。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不论他做出何种取舍，都可能会得罪达拉姆政府中的半数势力。而他深知黄金舰队的核心力量至关重要，所以不管会有什么后果，他都必须全力安抚卡拉信徒。

阿塔尼斯费时数日才平息了艾尔星灵中的紧张气氛。最后，艾尔星灵终于了解，黄金舰队的远征任务比他们个人的疑虑重要太多。阿塔尼斯的族人透过卡拉找到平衡，再次团结一心。

可奈拉齐姆却没有获得安抚。许多人对那起事故怀恨在心，无法原谅阿塔尼斯的善后方式。

奈拉齐姆们对此耿耿于怀，连沃拉尊也是如此。如今莫汉达尔已死，沃拉尊将成为奈拉齐姆的领袖。这个事态转变让阿塔尼斯颇为苦恼，因为他与沃拉尊几乎针锋相对。然而沃拉尊今天的作为让他大吃一惊。她冒死阻止奈拉齐姆叛党引发战争，难道是想藉此削弱阿塔尼斯在泰马特罗斯的威信？还是她有更崇高的动机，让她愿意铤而走险？

真相无从知晓，如今阿塔尼斯已不知该对沃拉尊抱有何种看法。

阿塔尼斯在要塞阶梯的底端来回踱步，眼看着人群逐渐聚集。当他抵达萨古拉斯时，已有数百名星灵来到要塞。他们集结成两派人马，一边是身穿高雅蓝金长袍的艾尔星灵，一边是披着深色褴褛外衣、配戴异虫骨骼战利品的奈拉齐姆。对于要塞中所发生的事件，谣言已然甚嚣尘上，传闻与积怨让双方的对立局势愈加恶化，冲突一触即发。

阿塔尼斯已召来数十位武装狂战士坐镇，以免发生流血冲突。此外，尽管他先前有所顾虑，没有征召奈拉齐姆族人加入赛兰迪斯的缉捕部队，但这次却找来奈拉齐姆战士维持秩序。达拉姆政府军挡在两派群众之间。万一不幸爆发冲突，他们将会形成一道简陋的防线。

人群中突然传出暗沉的灵能低语，艾尔星灵与奈拉齐姆都定睛看向阿塔尼斯的背后。阿塔尼斯转过身去，看到了群众的瞩目焦点：消散的雾气中，一个人影站立在阶梯顶端。

那是沃拉尊，她手中环抱着一具尸体。

沃拉尊的双臂疲倦不堪，灼痛难耐，紫血从肩上浅浅的划痕中喷涌而出。她双膝跪地，将莫汉达尔放在脚边。当她再次起身时，听到人群中传来阵阵灵能语音。众人不满的喧哗声宛若剧烈风暴来临前的鼓噪。

“果然是奈拉齐姆的一贯作风。一群叛徒。”

“你们艾尔星灵还不知道实情，怎么能妄下定论？”

“要塞是由我族先祖建造的！这里是奈拉齐姆的领地！”

“武力镇压？艾尔星灵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要对付你们这些奈拉齐姆，似乎也别无他法。”

“你看到那具尸体了吗？那是莫汉达尔啊！”

好几名佩戴深色长面纱的奈拉齐姆冲向阻隔双方的达拉姆政府军。暴力威胁如同疫病般扩散开来，越来越多星灵开始相互推挤，力图闯过士兵人墙。

“都停下！”沃拉尊奋力发出灵能语音，可是现场吵杂喧哗，无人听闻。

“莫汉达尔死了！”有奈拉齐姆大喊，但看不见他人在何方，“是艾尔星灵下的毒手！”

“我们才是凶手！”沃拉尊大声回应，“他是死于族人之手！”

这一次，群众听到了她的声音。星灵纷纷停止动作，转身望向沃拉尊。所有奈拉齐姆脸上都流露出一不安的神情。艾尔星灵虽然没有如此明显的表情，但沃拉尊知道他们一定也正透过卡拉传递困惑之感。

“杀死莫汉达尔的是奈拉齐姆人。”沃拉尊继续说道。“那群占领要塞的奈拉齐姆想让族人与艾尔星灵反目成仇，摧毁达拉姆政府。不过……”沃拉尊的音量越来越小，不确定自己该说些什么。

她低头凝望着莫汉达尔起皱蜷缩的躯体，生命已经悄然离去。如今长老已死，领导奈拉齐姆的重责大任将落在沃拉尊肩上。她掌控着决定族人命运的力量，也能够左右萨古拉斯的未来。

沃拉尊可以说服族人退出黄金舰队。如此一来，她就能解救奈拉齐姆们的性命。但族人们将永世铭记，在艾尔星灵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奈拉齐姆选择了背弃同胞。这种极端的决定并非解决之道，只会让奈拉齐姆与艾尔星灵之间的嫌隙有增无减，进而造就出泰拉斯这种暴力叛党。达拉姆政府将因为这种紧张关系从内部瓦解，彻底毁灭。

莫汉达尔说的没错。奈拉齐姆可以做得更好。沃拉尊必须在星灵团结与保护族人之间找到平衡，而艾尔星就是达成平衡的关键。

“我知道许多奈拉齐姆族人都对我们的未来感到恐慌。”沃拉尊终于开口说道，“我也一样。维系达拉姆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项艰难的任务，不断考验着我们的信念。但我们是奈拉齐姆，我们的祖先勇于面对未知的命运，他们来到这座星球，为自己创造出全新的文化。就算要保存这种文化，我们也不必背弃盟友。我们的文化强大坚韧，无论经历何种磨难，都能延续千秋万世，不是吗？”

沃拉尊看到奈拉齐姆群众的态度开始改变。从族人的细微动作与表情变化中，沃拉尊知道他们已经认同了她的说法。他们的怒气渐渐平息。

“支持达拉姆政府，帮助艾尔星灵收复母星，我们责无旁贷。”沃拉尊接着说道，语气愈发铿锵有力，“这场战争势必会有人牺牲，但他们都是为了大业捐躯。不论最后是胜是败，我们永远都是奈拉齐姆！”

群众平静地散去之后，狂战士们押送着奈拉齐姆囚犯走出要塞。这群年轻的叛党被微光荧荧的蓝色能量力场笼罩，双手铐着灌注灵能的铜色金属环。叛党们经过沃拉尊面前时，并未与沃拉尊的目光交会。沃拉尊之后还会再去开导他们的。

最后两位狂战士抬出泰拉斯的尸体。

“把他放在这里。”沃拉尊指向莫汉达尔尸体躺倒的地方。

“放在莫汉达尔身边？”其中一位狂战士问道，“这可是杀害他的凶手啊。”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应该为他举行丧礼。这就是奈拉齐姆之道。”

两名狂战士迟疑片刻后，便把泰拉斯的尸体放在地上。沃拉尊跪下检视这名奈拉齐姆亡者。那时她对泰拉斯的胸口发动了致命一击，伤口淌出的紫血已浸透长袍。她抚摸泰拉斯的额头，轻声说道：“年轻人，你是个可敬的对手。”

“你竟能如此尊重他，真是让人敬佩。”

身披黄金战甲的阿塔尼斯走向沃拉尊。他在莫汉达尔的尸体旁单膝着地，握住这位长老冰冷干枯的手。

“他做出了自认为对族人最好的举措。”沃拉尊回答，“而且，他是我的挚友。”

阿塔尼斯点了点头：“我也同样痛失过挚友，甚至担心将来还会失去更多朋友。但现在有了奈拉齐姆的支持，我相信星灵终将克服万难，收复艾尔。谢谢你的那番话，也谢谢你在要塞内的英勇作为。你会是一名伟大的奈拉齐姆领袖。”

“你支持我登上领袖之位？”

“是的。”阿塔尼斯答道。

这让沃拉尊感到十分讶异。本来注视着泰拉斯的她，抬头看向阿塔尼斯，两人四目相对。“我将竭尽所能协助这次远征。”沃拉尊说道，“但我既非莫汉达尔，也不是拉莎加尔。我不可能倾巢出动，让这颗星球变得毫无防备。所以我必须与一队奈拉齐姆战士一同驻守萨古拉斯。”

“我明白，我尊重你的决定。”阿塔尼斯站了起来，摊开手掌伸向沃拉尊，“你知道怎么做才对族人和这颗星球最好。”

沃拉尊握住大主教的手，借力站起身来。

“我们现在应该将他们带去哪里？”阿塔尼斯指向两具尸体，“若你允许让我出席丧礼，我想送莫汉达尔最后一程。”

“你还有筹备黄金舰队的要务在身，真的有时间参加丧礼吗？”沃拉尊知道这么问可能会冒犯阿塔尼斯，但这种担忧实属正常。让她相当意外的是，大主教竟然没有展露怒容。

“今后我都会挪出时间。”

沃拉尊颌首，然后双手抱起泰拉斯，阿塔尼斯也抱起莫汉达尔。

他们一起走下要塞阶梯。泰马特罗斯顶端之上，遍布的翠绿水晶与朱红水晶折射出夺目的光彩，代表着崭新的一天已然到来。

在他们头顶的星空之中，肉眼所不及之处，成千上万名星灵正在打造黄金舰队。这支舰队不久后将会出征艾尔。在随军远行的奈拉齐姆壮士中，许多人终将阵亡。但世人会永远缅怀他们，而他们的身影也将留下光荣辉煌的全新传承。